

川上未映子

问

村上春树长访谈

猫头鹰 在黄昏起飞

HARUKI MURAKAMI
A LONG, LONG INTERVIEW
by Mieko Kawakami

答

村上春树

林少华

译



みみずくは黄昏に飛びたつ

川
上
未
映
子

村上春树长访谈

猫头鹰
在黄昏起飞

村
上
春
树

问

答

HARUKI MURAKAMI
A LONG, LONG INTERVIEW
by Mieko Kawakami

みみずくは黄昏に飛びたつ

林
少
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日)川上未映子问;(日)村上春树答;林少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327-8167-6

I. ①猫… II. ①川… ②村… ③林… III. ①村上春树(1949—)—访问记 IV. ①K833.1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4166号

MIMIZUKU WA TASOGARE NI TOBITATSU

by Mieko Kawakami,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17 Mieko Kawakami,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eko Kawakami &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 09-2018-1146号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日]川上未映子/问 [日]村上春树/答 林少华/译

责任编辑/姚东敏 装帧设计/千亿万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32,000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00册

ISBN 978-7-5327-8167-6/I·5030

定价: 4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1002271

目 录

写在前面 川上未映子	1
------------	---

第一章

优秀的鼓手不击打最关键的音	3
---------------	---

朗读会的回忆	4
“诉说”的变化	6
文件柜的存在	9
关于“人称”	14
出场人物，不羁的灵魂们	17
真正的现实性是超越现实的东西	19
让故事“潜入”	23
文章的节奏，取决于修改	28
村上春树令人惊讶的“坦率”	31
关于中上健次的回忆	33
“脑袋沸腾”的时候	37
追求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	38
始于和书相遇的奇迹	41
将来，爵士乐酒吧……	45

第二章

地下二层发生的事——47

书名和人称如何确定——48

觉得“恶”的形式变了——55

下到地下室的危险——61

因为那是我的洞穴风格——66

我不是艺术家类型——71

要想“无计划”地写小说……——79

猫头鹰和作家的文件柜——84

引水员三十五六岁正好——88

信用交易，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93

地下一层的“闷闷不乐室”问题——96

“渥美清和寅次郎”可不好办——101

免色留下的谜——104

我的理念和那个无关——109

精神主义者同小说家的差异——113

但愿是积极的结尾——117

您本身因写作而有了变化吗？——124

第三章

失眠之夜和胖邮差同样罕见——129

只要语句不断改变，就无需害怕——130

《挪威的森林》和虚幻脚本——134

真正追求的，可能不是男性吧	141
通过写作了解自己	147
不让读者入睡的两个秘诀	153
活法难教，写法也一样	156
文体是心灵之窗	161
拉手领去哪里的存在	167
女性是否过于承担性方面的职责	171
这样的女人，以前从未读过	176
触摸地下潜藏的自身影子的瞬间	181

第四章

即使没纸，人也不断讲述	185
-------------	-----

日记留不下，记录数字	186
先适当跳过不写即可	190
好像开始了新的第一人称世界	197
过去写的书老了，没办法重读	201
如同斯普林斯汀的自问	209
我不过负责产业链的生产罢了	213
死了会怎么样	219
语言是独自行走的东西	223
想比真正的炸牡蛎还更能刺激食欲	227
善的故事和远古洞穴相连	231

写在访谈后 村上春树	241
------------	-----

写在前面

川上未映子

第一次见村上先生，是在距今正好十年前的一个颁奖典礼上。等待上台当中，“怎么办？讲什么根本没想！”我这么一说，村上先生接道：“那种时候微微一笑就可以的哟！”或许我因此放下心来，上台意识到时已经讲了好多好多。走出会场后，村上先生一下子朝我转过身来：“相当能讲的嘛！”说得我大笑起来。

岁月如流。后来有幸得到柴田元幸^①老师采访村上的委托。访谈二〇一五年发表于为纪念《作为职业的小说家》^②出刊的文艺刊物《MONKEY》，收录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对这次访谈，很多人都说“有意思”，这让我非常高兴。村上先生也好像比较满意。后来在福岛的文学研讨会上相见的时候，他对我说：“那个，蛮不错嘛，成为一本书就好了！”时间到了二〇一六年秋。村上先生写完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希望以此为中心进行正规采访。内容由我随心所欲。这样，冬天最冷的时候采访了三天，结果形成了这本书。

最初深感“背负许多读者的情思”那种类似责任的东西，准备期间这个那个想了很多。但某个时候忽然心想“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好了！”——这么写来，倒是有些像相田光男^③——是的，谁也不用顾

虑，只管向十几岁就一直读下来的作品的作者问现在自己最想问的好了。不是从上面窥看村上之井东想西想，只管进去就是。如果可能，和村上先生一起进。于是，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

采访一次也没有做过，东一榔头西一锤子乱七八糟，还喜欢刨根问底。好在村上先生无论对怎样的提问都认认真真耐心回答。作为写手也好读者也好，我都从村上春树这位作家身上、从他的作品中学得了许许多多。但这次采访以完全不同以往的层次和质感让我看到了更多更多的东西。

无论当面交谈还是书面交流，无论兴之所至的比喻还是开玩笑——村上先生的魔力瞬间所在皆是，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虽然在那般强大的磁场中我总是不无紧张，但最初见他时的印象一直存留在那里，让我得以度过谈兴风生开心惬意的三天时间。

至于读者朋友怎样读这本书，我当然无由得知，就连对我本人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至今都还不清楚。但我觉得村上先生反复向我传达了两点。一是关键事项要充分投入时间，二是要逼视“此其时也”。一如密涅瓦^④的猫头鹰，故事中的猫头鹰起飞也总在黄昏时分。此其时也！

不过这且另当别论。事情首先是，如果大家肯和我一起进去，我会喜不自胜。请，请进入村上先生的井中。

① 柴田元幸，东京大学文学部英文教授（已退休），翻译家，《MONKEY》文艺季刊主编，村上春树的好友。

② 《作为职业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长篇随笔，2015年出版。出版前曾在《MONKEY》连载。

③ 相田光男（1924—1991），日本著名诗人、书法家。尤以风格独特的笔法书写平易近懂而富于哲理性的短句、短诗闻名。

④ 密涅瓦：Minerva，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身旁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在黄昏起飞就可以看见白天发生的一切。黑格尔曾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比喻哲学，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沉思的理性。

第一章

优秀的鼓手不击打最关键的音

西麻布“雨日咖啡馆”。有生以来第一次采访的对象是村上先生！这点让我不知所措。也许因为准备阶段就紧张得不得了，这个那个想过头了，因而当天深深留下来的到底只有开心这一印象。想到以后可能再不会有如此面聆高论的机会了，难免对提问内容铆足了劲，恨不能一股脑儿问个水落石出。不过，每一个回答都整个凝聚着村上先生的精髓和魔力。采访结束走到外面，但见地面湿了，光闪闪的——我们在地下室的时间里好像下了雨，现在停了。

| 朗读会的回忆

川上未映子（以下为——）：以前也说过，我十九岁时去听了神户举办的您的朗读会。

村上春树（以下为村上）：那是一九九五年神户地震后举办的，目的是募捐。是吗，才十九岁啊！

—— 是的。不知为什么，票到手得那么顺利，不可思议。

村上 记得朗读会在两个地方办的。你去的是哪场？

—— 两场都去了。

村上 都去了？厉害厉害！

—— 在元町的会馆和芦屋大学的报告厅举办的吧？两天都去了。当然知道消息那天票已经没有了，通知本身也不那么张扬。当时我正好是书店的店员，负责分发 Slip^①。无意中一看，有朗读会的宣传单。心

① Slip: スリップ。日本书籍所夹状似书签的对折纸签，作为退交出版社的销售凭证兼追加进货订单。

想这怕是骗人、虚假信息，就打了个电话。结果拿到票了。

那场朗读会让我吃惊的，是您说了声“朗读”就开始朗读《盲柳与睡女》。那个短篇长度有八十页^①左右吧？（编辑部注：收录于一九八四年版《萤·烧仓房及其他短篇》）

村上 是的是的。那、可是够长的了。后悔来着。

—— 您把八十页全都念了。

村上 累得一塌糊涂！

—— 作为听众的我们，您一出场就人人聚精会神，生怕听漏一句，以致听朗读时全都筋疲力尽，意识渐渐朦胧起来，一人溜走、两人溜走。（笑）这么着，第二天朗读会上您说：“昨天朗读时间太长了，就压缩了一些。”一晚就把那个短篇整个改写一遍。

村上 嗯，太长了，砍掉了二十来页。

—— 一般情况下，另换一篇或其他选择也是有的。但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盲柳与睡女》已是最佳选项，对那个地方的读者来说。想必您是为此花一个晚上改写了这部作品。改写多么不容易这点当时倒是不懂，但不知为什么被深深打动了，身不由己地排在签名队列里。

村上 是排队了。

—— 排了。“本来我并不是求您签名的那类读者……”一边排队一边和这种自我意识抗争来着。想起来，名字本身您是房间里签好的，只在名字旁边写上日期。

① 八十页：指稿纸页数。日本标准稿纸为每页四百格，八十页即三万二千字左右。

村上 那场朗读会，感觉会场好像比我还要紧张。也是因为偶一为之，我倒是乐在其中……

—— 的确。听的人也实在都太紧张了，光知道紧张，以致有人提问简直提得莫名其妙。当时大家都拼命屏住呼吸，心想：“问的什么呀？也不看看气氛！”（笑）。如今倒是美好的回忆。参加人数也够多的了！

村上 是够多的。前不久在新西兰有个在两千名观众面前表现的机会，门票四十新西兰元（约三千六百日元^①）。赚这么多钱合适吗？讲话的我也紧张得要命。

—— 两千人！开放性访谈？

村上 呃，是的。倒是没谈什么像样的事。

| “诉说”的变化

—— 关于写作和写作周边的事，过去您不时在访谈和随笔中谈及，而《作为职业的小说家》，则给人以总结性印象——这次写得那么系统，感觉怎么样？

村上 这本书不是受哪里的杂志或出版社的委托写的。关于小说创作这一活动，以前就想把肚子里的话写成文章，也就是说为自己写起来的。动笔是在五六年前吧？感觉上是索性把想说的东西统统倾倒一空，就那样一路写了下来。结果不用说，有很多棱棱角角（笑）。后来开始修整，以便能在世人面前公开。不过基本上是畅所欲言的。

^① 三千六百日元：相当于二百三十元人民币（2018年11月汇率）。

—— 写完的时候，可有一吐为快之感？

村上 哪里，没觉得一吐为快。虽然写了各种各样的话题，可有不少话题好像还是没说。例如翻译就没说。

—— 是的吧！

村上 迟早要让翻译作为翻译独立成书。届时想和柴田元幸畅谈一番，谈出一本书的分量。这样的余留主题不止一个两个。事后也难免后悔——这个、还是不说为妙，毕竟有特定对象牵扯进来。

—— 《作为职业的小说家》写的每个主题，都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村上 嗯。大凡浮上脑海的，都一个接一个写了下来，结果每个话题都归纳成了一章。花时间一章章循序渐进。作为我，因为觉得会成为比较重要的一本书，所以没有设限，写得尽情尽兴。

—— 我觉得一个吸引力在于您是在对谁诉说这里——这本书，既有面向专业作家写的部分，又似乎有许多地方是面向想当作家的人，或不写小说的纯粹的读者抑或一二十岁、二三十岁时的您本人写的。您的这种姿态、这种面向并非特定而又确实存在的“谁”而写的姿态，让我感到富有吸引力。

特别是，开头发表在《MONKEY》创刊号的“小说家是宽容的人吗”那一章结尾最后一句“请到圈里来”，看得我心里一惊：这种类似号召的语句，过去好像从未写过。即使在这本书里面，您也是十分个人化地一边不断深挖一边诉说写作这件事的。只是，我觉得味道较过去多少有所不同，“我们”这一视角或者诉说方式和以往不太一样——我感觉出了这种直接诉诸听者的表达方式。其中可有您本人意识的变化？

村上 我年轻时候，理所当然，周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比我年龄大。

在那里边，总的说来，我处于反叛性立场，或者作为局外人的意识较强。因此，针对上一代作家采取强调自我的地方也还是有一些的。袖手旁观也好，刻意保持距离也好，总之便是那么一种气氛。而到了这个年纪，那东西怕是都没有了。（笑）如今，几乎都是比我年轻的作家！例如芥川奖的评审委员们，年纪上也和我不相上下了。

—— 是啊！

村上 这一来，看作家的视线就变了。过去有些拉架子，而现在悉听尊便了。用不着套近乎，但也无需拉出对抗架势。

—— 原来有这样的变化啊！

村上 所以，如今只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简简单单。并非想强调什么。这本书假想的“私人演讲”听众之中，或许包括比我年轻的作家，也可能有尚未成为但想成为作家的人。那里面想必有我的书的热心读者——不是刚才提到的朗读会听众——实际上完全没看过我的书的人也未必没有。把如此各种各样的听众作为总体自然而然地接受下来——这样的意识也许增强了。想必是年龄性因素。对我所说的，有的人也许有同感，有的人没有。但我反正想把自己想说的尽可能简洁明了地说出来。

—— 对于迄今采访中“有培养年轻人或后来人的意识吗”这样的提问，你回答说“几乎没有”，我想即使现在您也大概还是这么想，悉听尊便……

村上 嗯，是那样的，基本是那样的。或者说，不伸手帮忙，也不扯后腿。

—— 可是，这本书中“请到圈里来”这个说法，感觉上您以往的作品里面好像没怎么有过。作为读者，觉得共同拥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东西

西，感觉出了让人热血沸腾的开端。

村上 若问对年轻一代作家有没有连带感，那是没有多少的。有的只是作为同业者的职业性伦理观——这话是说得太大了——但作为从事作家这一职业之人，某种共识那样的心情是有的。倒是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在这本书中，您还说对于一直坚持写作的作家怀有“一视同仁的敬意”，是吧？

村上 对于把写东西当成职业的人，尽管有合不合脾性、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理所当然——但对于这种持续性行为是怀有敬意的。因为，职业性长期持续写小说这件事，并非任何人都能做到。

| 文件柜的存在

——对了，这本书中提到的文件柜，即使作为想象力也够神奇的！您说自己有很多文件柜……

村上 不错，我心中有个很大的文件柜，柜里有好多好多抽屉。

——为此引用的乔伊斯^①“想象力即是记忆”那句话也很耐人寻味。意识到的东西也好没意识到的东西也好，全都一个个接连进到文件柜里边去。这里，我想关键是无论写的人还是不写的人，其实都是有文件柜的。

村上 谁都有，而且都有不少。

^① 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Joyce, 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以巨著《尤利西斯》名闻世界。

——谁都有自己的文件柜，往里放东西。最重要的是能否在适当的时候即刻找到适当的存放位置，三两下立体组装起来……那就要看文件柜拥有者的本领了。

村上 是啊！写小说，必要时候会有必要的记忆抽屉啪一声自行打开是再重要不过的。否则，哪怕拥有的抽屉再多……毕竟不能在写小说当中一个个拉开抽屉找来找去，看什么地方有什么。啊，刹那间知道就在那里，于是抽屉接二连三自动打开——若不这样是没有用的，实际上。

——您说自动打开，若不训练不努力，那是奈何不得的吧？

村上 或者莫如说，写的当中会逐渐掌握那种诀窍。如果作为职业性小说家生活下去，那种地方自然会有意识跟上去，会凭直觉明白哪里装着什么。积累经验，使得种种记忆能够几乎半自动地高效地迅速打开，这很重要。

——能够组装和立体化的诀窍，反过来变得模式化的危险有没有呢？

村上 大体明白在哪里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抽屉啪一声打开，这点也很关键。没有这种意外性，就很难成为好小说。写小说这东西，毕竟是偶然性的接踵而至。小说里面，许多事件必须自然发生才行。这里必用这样的插曲——如果弄成这个样子，故事当然模式化了。没有忽然出现的东西迅速作用于对方，故事的生命就荡然无存。

——说到底，有素质的人能在某种程度上在自己身上发现必要的东西。而若是即使站在文件柜跟前也无动于衷的人，就不大适合写小说……

村上 只要往里面投入一小块，故事的流程就立刻波涌浪翻，这种情

形是有的。酌情找出那一小块是至关重要的作业。说是特殊技术也好与生俱来的资质也好，或许唯独这个才是问题。

—— 以村上作品来说，例如《1Q84》的“青豆”这个人名就是一例吧？

村上 那是的。这个那个思考时间里，那么说来，和（安西）水丸^①君在惠比寿喝酒的时候，酒馆菜谱上青豆豆腐那四个字忽然浮上脑海。OK，就用这个好了！

—— 呵呵呵呵。（笑）

村上 虽是毫不相关的记忆，却不知什么缘故，“青豆”这个名字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感觉上就好像撞个满怀。这么着，故事开始向前推进。毕竟名字马虎不得。

—— 那么，同是《1Q84》里边的“麦头”呢？那又是什么？（笑）我、很中意那个名字。

村上 “麦头”，那是怎么想到的呢？记不清楚了。不过要是叫“白桦”什么的，可就没有意思了，是吧？

—— 哪里，那不是的。村上作品的一个特征，我想就是比喻的巧妙。那也同样是自然冒出来的？

村上 冒出来的。以前有个评论家说村上春树大概往本本上记了一大堆比喻，没那回事，（笑）没那样的本本！

—— 霍地冒出来的？必要的时候冒出必要的比喻？

村上 是冒出来的。觉得是根据需要主动找上门的。

① 安西水丸，日本插画家。曾为《朗格汉岛的午后》《象厂喜剧》《夜半蜘蛛猴》等村上作品画插图。